

【忆海拾珠】

热气腾腾把子肉 夜深小巷热豆腐

想起儿时路边摊的味道

□王长海

最近看电视台的美食栏目,不由勾起我对老济南吃的回忆。虽然只是些支离破碎的概念,但是那情、那色、那味,是多么诱人,多么让人难以忘怀,也算是一种乡愁吧!

早点,解放初老济南当然是喝甜沫了。我是老城长大的,论甜沫最好喝的当数雷家粥铺,在粥桶旁还有备好的“添么”,盛上粥后在上面撒些豇豆、红小豆,喝起来格外上口;当然,馆驿街的冯家甜沫也相当不错。

午饭,则忘不了大米干饭把子肉。这种传统名吃除了大观园里的赵家干饭铺,在城里多是一些小摊贩,那时专用北园大米,旁边立一个冒着热气香气无比的铜制汤锅,里面有肉、蛋、豆腐、面筋等。肉当然是五层的“五花”,用草绳或麻绳捆绑保持原状防止脱开,故取名“把子肉”。一般人只是吃上一小碗,来块把子肉、面筋之类解解馋而已,当年这也算物美价高的消费。

说起传统快餐,不得不说说米粉。我记得朝山街北口,按察司街中段路西等处,均有犹如现今拉面类的快餐店,叫米粉。只见店铺门面设一灶锅,里面热气腾腾炖着肘骨或鸡,米粉是用小米加工而成的“熟面条”,来了顾客,就将米粉装在一个竹编漏斗中,在热汤锅里烫一下即可,加上肘子汤、酱油、虾皮、香菜、紫菜,再点上几滴香油,外加两个新出炉的油璇,吃起来那真是美味无比。

这种米粉眼下基本见不到了,只在长清寺里还有一处,千佛山会时曾来过,由于设备复杂难运,近几年不见了。现有的所谓“过桥米线”那是大米制成,南方口味,与济南米粉难以媲美。

说起老济南的特色小吃那是没的比,挑挑的走街串巷外带吆喝,摆摊的讲究显亮,卫生、品相好。单拿夏天晚上卖西瓜来说,与众不同突显济南特色:西瓜并不按个卖,而是按页(块)卖,只见特亮的汽灯下,摆



一张桌子,摊主边喊“脆沙瓢的,赛冰糖的,弄块尝尝呀”,边拿西瓜刀切开,西瓜是提前在泉水中降过温的,红的、黄的瓜片精神,让人看到不由得就想弄两块尝尝。那时种瓜讲究施农家肥,吃起来甜中带香。

后营坊的炸丸子,是下苦力者的乐园。从西门沿山水沟向南不远路东即到,拐过弯只见几口锅在炸丸子,丸子可不是现今白面加萝卜,咬一口粘糊糊,而是现场用绿豆加水磨成糊,配上少许萝卜馅、五香面、盐等,炸成焦黄酥脆,只见拉地排、下苦力的人们,买上半斤丸子外加酱油、香菜,盛一大海碗开水,取出随身带的糠饼子、菜窝头、煎饼一类的主食,可以美美饱餐一顿,再去奔波求生。这个炸丸子也算一小吃,买回一包外加热锅饼也是绝配吧!至今还想着这一口。

豆汁,人人皆知,但是你知道老济南豆汁的水平吗?宽厚

所街西头路南,有家张家豆汁铺,是老夫妻二人店,老先生叫张汝桐,个性耿直、办事认真、待人诚信,他每天只熬一大铁锅豆汁。提前选好泡好黄豆,天不亮就用石磨磨糊,由老太太烧火拉风箱。哪是烧火,简直就是微火熬豆浆,只见表面起了一层油皮才算成功了,烧饼饼子是代销,一天只为赚这几十碗豆汁钱,来了熟客在豆汁碗里外加一小块油皮,算是褒奖了。那豆浆与水的比例堪称正比,济南人称:“酃”。

说起老济南小买卖,让我想起儿时一段“热豆腐与鬼”的故事。那是济南刚解放不久,深夜里街头上叫卖“热豆腐”,也是一担挑,用木炭煨火,在天寒地冻的深夜里,过路人来碗热气腾腾烫豆腐也算美味了。话说有一个摊主,在接近深夜里在西门桥以东的估衣市街路北叫卖,当时济南只有昏暗的路灯,有时在远远的街巷不时传出尾婉凄凉的叫喊声:“有给剩汤剩饭的吗?”行人稀少显得有些阴森,摊主不时地喊着

“热豆腐”,叫喊过后就隐隐约约听到一声“给我来一碗”,但摊主只听其声不见其人,开始认为是幻觉,于是又认真喊了一声,这次果真听到“给我来一碗”的回声。环顾四周仍不见人影,深更半夜出现这种怪事令人毛骨悚然,莫不是真的有什么“鬼”?摊主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好歹盼来了巡逻的警察,马上报告此事,警察们当然不信鬼了,于是将信将疑令摊主再叫卖试一下,果真“来一碗”的回声又出现了,经过几次叫卖声,警察们听出声音来自地下,结果从一处下水道井算子下拽出一个人来,此人蓬头垢面,全身脏兮兮,神经也不大正常,原来是此人为了取暖,从西门桥下的下水道钻入,透过井算子听到“热豆腐”叫卖声,出于饥寒交迫的本能,才随声附和地想到了“吃”,不由自主地才发出“给我来一碗”的微弱喊声。真相大白后,摊主见到乞讨者可怜状,蒙生怜悯之心,当着警察的面,真的慷慨了一次,给了他一大碗热豆腐。



啊,护城河

□钟倩

你的胸膛,一呼一吸都是诗篇
你的心跳,一起一落都是繁花
四季轮回,在你的歌声中
交付了我成长的声音

坐上游船,亲近你,聆听你
啊,我的乡愁
惊破你殷切的眷顾眼神
迸出温热的泪花
还有收不住的喜悦

你用柔婉的身躯,把一潭水煮绿
你用仁慈的胸怀,将满城风物护佑
秦淮河的桨声灯影,苏州河的妩媚多情
我不羡慕
多瑙河的蓝色梦想,塞纳河的浪漫盛筵
我不流连,
我只钟情你啊

枕着你的胳膊,入睡
伴着你的体香,入梦
你是我的摇篮——
我永恒的家园

退园

□陈城成

除了雨声,就剩下风了
那些读书的人
成了隔世的旧影;在隐隐地晃动
像体内万物丛生

树梢上,藏匿着
被淋湿的鸟语
随溪流飘走的,不是落叶
是掠过指间的那一丝微凉的感觉

玉佩桥下的睡莲
红得鲜明;以娇嫩,以笑嫣
漾动着寂静
再归于泛起的一泓水纹

游廊迂回着什么?亭台
又别致着什么?雨在竹林中穿行
远处的奎虚书藏
已升至半空;与天空合影

转过身去,把目光投向一片空蒙
我在浩然亭上
看见湖面上的画舫,渐入轻盈
退园在我身后,成了另一幅风景

九女泉(外一首)

□郑绪建

闭上眼,是九位
月下沐浴的
天仙

睁开眼,是一泓
浅吟低唱的
清泉

心似水草
逶迤其间

无忧泉

烦恼被碧波洗净了
忧虑被柳丝约走了
阴郁被鸟声溶化了
感伤被清风吹没了
心中只有一群
调皮的金鱼
在蓝天白云之间
嬉戏
撒欢

本版投稿邮箱:qlwbxujing@sina.com

【流光碎影】

□陈建绳

季美林先生在《病榻杂记——回忆一师附小》一文中,记述了自己从济南南关佛山街叔父家经南门、升官街到南城墙上省立济南一师附小读书的经历:“我一闭眼,仿佛就能看到那个8岁的孩子用一根前面弯成钩的铁条,推着一个铁圈在升官街上从东向西飞跑,耳中仿佛还能听到铁圈在青石板上滚动的声音……”

文中所指升官街位于老济南南城墙上,东起南门里大街(今舜井街南首),西至天地坛街南首,是一条长约百米、宽3米的小街,早年路南有五六家棺材铺。据说棺材的谐音就是升官发财,升官街名由此而来。

升官街路南还有一景,即每年金风送爽、秋虫争鸣时节,店铺前的街道上,有自发形成的蝓蝓儿市,地上摆满小巧精致的陶瓷蝓蝓儿罐儿。笔者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升官街西侧的南城根小学读书时,放学后常与二三“同学少年”

铁环滚滚升官街

来到这里;掀开罐盖儿,看看蝓蝓儿的个头,挑逗一下好斗的蝓蝓儿,听一听蝓蝓儿悦耳的叫声,那真是一种童心雀跃的享受哦!

升官街路北西首有一家门头较宽敞的灯轿轱轳铺,专门从事红白喜事的灯轿、轱轳、席棚、寿衣、棺木、扎彩、鼓乐、车马等事宜。自灯轿轱轳铺往东有一凹进去的半截胡同,内有几处民居院落。著名工笔仕女画大师王凤年就住在这里。王老先生祖籍浙江绍兴,1915年出生于济南,1927年考入山东美术学院,1937年毕业于北平京华美术学院,是时称南张(大千)北徐(燕荪)之徐燕荪先生的得意弟子。王凤年先生著作有《南北两宋画风》《传统工笔人物仕女画技法》等。其画作在日本、东南亚各国及我国港澳台地区享有盛名,被国内外收藏家视为珍品。王凤年先生少年时曾师从山水画家、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同志之父瞿圆

初,聘瞿先生为家庭教师。瞿圆初去世后,王凤年先生将恩师的遗作先后捐给常州“瞿秋白烈士纪念馆”和山东省文物管理部门。

关于升官街,最为老街坊津津乐道的还是时任山东巡抚袁世凯为母治丧出殡的故事。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袁母刘氏病故,由善于结交权贵的孟洛川担任治丧总管,成员中有颇有心机的候补知县茅慰农等。与巡抚衙门近在咫尺的升官街灯轿轱轳铺、棺材铺全盘操办袁母丧事。由于袁世凯是“庶出”,其母是“偏房”,“嫡出”的袁世凯的大哥认为不能出大殡,不能立神位,袁母的棺槨不能从巡抚院的正大门抬出……一切均须按老祖宗的规矩办。袁世凯在茅慰农的授意下,表示一切照大哥的旨意办理,灵柩不走正大门。至起灵时,仪仗、鼓乐、执事队伍均在大门前列队伺候,亲属、宾客从东辕门走出,在

大门前等候灵柩从后门或轱轳门绕出。突然间,木匠、棚匠从大门后执杉篙、木板、绳套,木桥从正门屋脊上伸出,门外木匠、棚匠里应外合,七手八脚立即搭接架子铺上木板,一座临时天桥修地搭成。只见袁世凯披麻戴孝在众人簇拥下从桥上缓步走出,十几个身强力壮的杠夫随后小心翼翼地抬着袁母灵柩紧跟下来。门前出席殡葬仪式的官员,亲友见状都目瞪口呆。事后谋划立功的茅慰农当上肥城县官,升官街的殡葬服务商铺的掌柜、工匠受到袁大人的犒赏。袁称帝后任命孟洛川为参政院参政、津浦铁路会办。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1965年南护城河北建成连接趵突泉、黑虎泉的黑虎泉西路,历史悠久的升官街消失了。然而,发生在老街上的轱轳轳轳却没有消失,它久久地积淀在老济南人的记忆里。